

叢刊
研究
詩歌
古典

藝文
叢書

第十三輯 第十五冊

宋人夢中作詩研究

王盈潔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三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5 冊

宋人夢中作詩研究

王盈潔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宋人夢中作詩研究／王盈潔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2+262 頁；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三輯；第 15 冊)

ISBN 978-986-322-083-1 (精裝)

1. 宋詩 2. 詩評

820.91

102000932

ISBN-978-986-322-083-1



9 789863 220831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三輯 第十五冊

ISBN : 978-986-322-083-1

宋人夢中作詩研究

作 者 王盈潔

主 編 巍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第十三輯 20 冊 (精裝) 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宋人夢中作詩研究

王盈潔 著

作者簡介

王盈潔，1977 生於新竹，靜宜大學中文系學士，玄奘大學中文所碩士、博士。2007 年起任玄奘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現為玄奘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中華文化總會《兩岸常用詞典》專案撰稿人員。

提 要

夢境與詩境，作夢與作詩，隱約有些相似，有些相關。而夢中作詩則將夢與詩牽連起來，審視這類作品，會不會使我們對詩有更深的體會？這是一個有興味的問題，也是一個不容易處理的問題。

在我國的詩史上，到中晚唐才出現以「夢中作」為題的詩篇，但是為數不多。到了宋代，夢中作詩的詩人近百，詩作出現二百餘首，已足以作為研究的資料。

文稿先勾勒宋人夢中作詩的輪廓，然後略分時空、人物、事件三方面加以探索。其間往往藉助作者「非夢中作」的相關詩篇作為參照，冀能突顯夢中作詩的特色，但處理的態度是力求審慎客觀，而不作過度的延伸。

誌 謝

本文能順利的完成，是因為每個學習階段都能得到許多貴人的協助。回顧漫長的學路，高中的范癸連老師最先給了我信心，鼓勵我閱讀與寫作，走適合我的文學路。很幸運的在大學裡，又有陳千武老師和張慧芳老師引領我體會文學的優美。

在玄奘中文研究所的十年，感謝張建葆老師總是溫和教導我，卻也嚴格地督促我寫論文，使我在心情鬆懈時，能很快上緊發條。而跟隨羅宗濤老師學習，是我人生中非常幸運充實的歲月。羅老師言教身教，增長我的智識，並教導我做人的道理，十年看似漫長，卻也像在春風裡愉快的一瞬。感謝口試委員李威熊老師、莊雅州老師、謝海平老師、何寄澎老師，在百忙中讀我的論文，協助我將論文修改得更加完善，指引我研究思考的新方向，我由衷的感謝。

感謝自我年幼就獨力撫養我的媽媽，全力的支持我，讓我無後顧之憂的完成學業。感謝看著我長大的王阿姨和向阿姨，對我如親人般的關愛。感謝林老師在電腦方面的協助，且一再幫我列印資料。感謝我的好友小蓓與明慧，日常生活裡有好朋友分享著彼此的喜怒哀樂，真的很幸福。最後，感謝我的學生們，謝謝你們對我的支持與鼓勵，讓我深刻體會教學相長的真義，其中特別感謝幸蓉、羿禎、廷毓，幫我處理繁雜的打字排版工作。謝謝大家。

王盈潔
2011年8月3日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文獻檢討	4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5
第四節 釋夢	10
一、文字中的夢	10
二、古籍中的夢	11
第五節 夢與詩	15
第六節 宋人夢中作詩之時代分佈	19
第二章 夢中作詩的時空探索	35
第一節 時令	35
一、符合時間秩序	36
二、打破時間秩序	49
第二節 場景	56
一、固定場景	56
二、動線歷程	66
三、場景打破空間秩序	79
第三章 夢中作詩的人物探索	91
第一節 無具名人物	91

一、自己	91
二、親人	96
三、君王	99
四、僧道	101
五、鬼仙	107
第二節 具名人物	110
一、歷史人物	110
二、當代人物	129
三、具名神祇	149
第三節 夢中他人作詩	150
一、夢中屬無具名人物作詩	150
二、夢中屬具名人物作詩	153
三、夢中屬鬼仙作詩	155
第四章 夢中作詩的事件探索	157
第一節 飲食生活	157
第二節 感懷生活	175
一、送別	175
二、餽贈	176
三、詠物	179
四、惜時	182
五、戰爭	184
第三節 藝術生活	188
一、題畫詩	188
二、題壁詩	192
三、和詩	193
四、聯句	200
五、弈棋	201
第四節 超越生活	203
一、醫療夢	204
二、預言夢	206
三、遊仙夢	209
第五章 結論	213
附錄：宋人夢中作詩彙編	221
參考文獻舉要	25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夢幾乎是全人類共有的經驗，然而，迄今我們對夢的認識仍相當有限，只能將夢定義為一種意識的改變狀態，夢中所記憶的是一些暫時與外在現實相混淆的影像或幻想。研究者迄今尚不瞭解人們作夢的原因，更遑論為何人們的所作所為會出現在夢中。^(註1) 夢中相較於清醒，人在夢中的思維所受的拘牽較少，夢境往往靈動而自由。夢境往往也沒有明確的輪廓或理路，人處在活動、不定、深層的混沌狀態。如榮格（Carl Gustav Jung）所言：「夢是從潛意識心靈自發的無偏私的產物，在意志的控制範圍之外。夢是純粹的自然；讓我們看見未經虛飾的、本來的真實，所以足堪還給我們一個合乎人性本質的心態，因我們的意識思維已經迷失得太遠，走進一條死路。」^(註2) 夢因能呈現合乎人性本質的誠心而可貴，更具探索的價值。

自古以來，夢彷彿隱身於黑暗之中，為了能更理解夢，古今中外許多學者致力多方面探索，企盼能拼湊出夢的全貌。而難以掌握的

[註 1] 愛德華·史密斯（Edward E. Smith）撰，洪光遠譯《普通心理學》（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頁 291。

[註 2] 安東尼·史蒂芬斯（Anthony Stevens）撰，薛綯譯《大夢兩千天》（臺北：立緒出版社，2006 年），頁 225。

夢，卻一直是歷代文人重視的題材，自《詩經》以來，夢就不斷出現在詩歌當中，歷代詩詞文賦，小說戲劇等各類文學形式也都湧現著文人的夢，這些作品絕大多數為紀夢，將夢境加以描述而已。

紀夢詩是將夢境單向反映於夢中，然而，卻另有一種「夢中作」，是詩人在夢中作詩，醒後如實記錄下來。夢境與詩境，作夢與作詩，隱約有些相似，有些相關，而夢中作詩則將夢與詩牽連起來，這是夢與詩的雙向互動，這種交光互影比單純的紀夢來得複雜，也引起我的好奇心，想要一探究竟。

從先秦經兩漢到六朝都還沒見到在夢中作成的詩篇，只有南朝謝靈運（385～443）〈登池上樓〉的警句「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據說是他在夢到從弟謝惠連（397～433）而觸發的，依稀有點夢中作詩的影子。到了初盛唐，夢中作詩仍然沒有出現。直到中晚唐夢中作詩才漸露端倪，如李德裕（787～850）所作〈述夢詩四十韻〉在〈序文〉中明白指出「去年七月，溽暑之後，驟降，其夕五鼓未盡，涼風淒然，始覺枕簟微冷，俄而假寐斯熟，忽夢賦詩懷禁掖舊遊，凡四十韻，初覺尙憶其半，經時悉已遺忘，今屬歲杪無事，羈懷多感，因綴其所遺，為述夢詩，以寄一二僚友。」他在夢中寫了四十韻，但夢後翌年要記錄時，只記得「賦命誠非薄，良時幸已遭。君當堯舜日，官接鳳凰曹。目睇煙霄闊，心驚羽翼高。」與「花迷瓜步暗，石固蒜山牢。」等八句。^{〔註3〕}其他，尚有鄭顥（？～860）〈續夢中十韻（並序）〉、韓偓（844～？）〈夢中作〉、崔致遠（857～？）〈夢中作〉等，數量並不多。

到了中晚唐，夢中作詩的事實已完全確定，但作品的數量卻是屈指可數。到了宋朝，夢中作詩卻空前湧現，夢中作詩的詩人近百，詩作出現二百餘首，已足以作為研究的資料，這引起了我濃厚的興趣，想就宋詩作全面的探索。宋朝夢中作詩的湧現，反映了宋人生活與詩

〔註3〕清聖祖輯《全唐詩》第十四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5391。

的密切結合，詩不僅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格律也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本文擬先勾勒宋人夢中作詩的輪廓，然後略分為時空、人物、事件三方面析論宋人夢中作詩，同時關注夢中作詩與非夢中作詩的參照應證，冀能突顯夢中作詩的特色。而夢中作詩的半成品，在詩人補作之後，局部夢中作詩與全體續成的關係，亦是本文關心的重點。但處理的態度是力求審慎客觀，而不作過度的延伸。透過主題式的宋詩研究，冀能超越個別詩人，而能歸納宋人的文化心理、生命反省、生活樣態、審美觀點、藝術視角，以發掘宋人的心靈狀態。

詩人在夢中還想作有格律的詩，將原本活潑的詩境以語言文字凝固成詩。詩人剪裁原本的想法以納入格律的框架當中，雖然詩人是在夢中作詩，卻仍受到限制。筆者嘗試藉由詩人夢中作詩的幾個層面加以考察，試著推斷詩人的夢境在變成詩句前是什麼原意？首先，儘量考察各詩紀錄的時地，俾還原詩人當時的情境。其次觀察夢中得句在全詩中之作用，因宋人夢中作詩近半數醒後只記得部分詩句，或僅記得幾個字、或一句、或一聯、或幾句，其他句子都是在夢醒後補足，有的詩句甚至是在多年後補足的，可見詩人對於夢中所得詩句之看重。再其次比較夢中作詩與相關詩篇，夢中作詩和其他編年相近的詩作相較有何特色。另外，藉由逐冊檢索夢中作詩，同時留意有夢中作詩之作者，在宋詩的地位如何？身分為何？皆是本文關心的重點。本文擬透過宋代詩人的夢中作詩，為文學與夢相關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方向和視角。宋人夢中作詩中，亦或許有原本無夢，但是為了某種目的而編派的假夢，本文重點不在推斷或揣測每首宋人夢中作詩的真實性，而是試著解析宋人「以夢為內容、特色或在夢的土壤中生長，積澱起來的文化現象」^{〔註4〕}，和藉夢與詩表露的內心深處。因此，

〔註4〕 「到底什麼是夢文化呢？我以為從廣義而言，即人類以夢（包括真夢、假夢）為基礎所創造出來的一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收錄於《傅正谷夢文化研討會暨首屆中國夢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64。

對宋人夢中作詩作整體性、綜合性的研究，是一個值得嘗試開發的新領域。

第二節 文獻檢討

在前人的研究成果裡，以夢為主題的論文不勝枚舉，文學形式自詩詞、小說均有，文類跨度甚廣。若以唐宋詩詞中的夢檢索學位論文，計有莊惠綺《中唐詩歌中夢之探討》（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劉奇慧《陸游紀夢詩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陳玟璇《唐代夢詩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邱志城《唐人夢詩的類型研究》（新竹：玄奘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趙福勇《北宋夢詞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林瑞芬《吳文英夢詞研究》（臺北：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洪慧娟《南宋夢詞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其中劉奇慧以陸游紀夢詩為題，先細考陸游生平與交遊概述，再依紀夢詩的主題類型、藝術特色、美學風格，逐章探討，但是並未將陸游二十八首夢中作詩列為章節，納入討論。因此陸游的夢中作詩，保有相當的討論空間。另外，莊惠綺、陳玟璇、邱志城均研究唐人夢詩，僅陳玟璇於論文第五章唐代夢詩創作的新視域的第三節「夢中作」的特殊創作現象，將唐人夢中作詩析論甚詳，頗具參考價值。（註5）

至於以詩、詞、曲、小說為範圍，以夢為主題的單篇論文多達數百篇，其中與宋人夢中作詩直接相關的論文，計有羅宗濤〈蘇東坡夢中作詩之探討〉與白貴〈論詩話傳統中的「夢中作」現象〉（註6）

[註 5] 詳見陳玟璇《唐代夢詩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231～242。

[註 6] 參見羅宗濤〈蘇東坡夢中作詩之探討〉，《玄奘人文學報》第一期，2003年7月，頁1～26。白貴〈論詩話傳統中的「夢中作」現象〉，

綜觀現有的研究成果，發現與本論文相關或間接相關的資料相當豐富，但討論範圍屬寬泛論夢，或針對某大家局部論夢，卻唯獨缺少針對宋代才蔚為風氣的夢中作詩作全面且聚焦的剖析，因此筆者興起將宋人夢中作詩作全面考察的念頭。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作為本論文的參考，有助於相關文獻的佐證與議題的觸發。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文的研究議題為：「宋人夢中作詩研究」，涉及的範圍包含了宋詩和夢中作詩。宋詩的取材，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為學術研究而編著的《全宋詩》為主，《全宋詩》體例嚴謹，不但比使用各家別集方便，而且可收眾端參觀之效。關於夢中作詩的定義，按傅正谷在《中國夢文化》中為夢中作詩下了定義，詳盡細分為三類：〔註7〕

一是作品全成於夢中，夢覺後只是將其追憶寫出；二是作品雖全成於夢中，但夢覺後只記得其中部分，於是據此而續成全作；三是夢中本來只做成作品的部分，夢覺後再將其續全；有的是當時續成，有的則是過一段時間後再補作。這三種情況的作品雖基本上是在夢境中做成，但只有前者才稱得上是純粹的夢中之作。後兩者則介於記夢之作與夢中之作之間，即兼有這兩類作品的特點。

案傅正谷所言，第一類才是純粹的夢中作詩，但是第二、三類所得的夢中句，詩人特地記錄下來，常常在夢醒後，甚至夢隔多年後續成一篇，可見詩人對夢中部分得句的重視。藉由關照夢醒後續成的夢中作詩，能觀察夢中得句在詩中的作用。所以，本論文將第二、三類夢中作詩一併納入研究範圍，都屬於本文所認定的夢中作詩。另外，部分宋人夢中作詩註明是夢中他人作，但還是詩人自己的夢，只是藉他人的口、手表達而已，亦屬夢中作詩。還有一類是宋人在夢中作詩後，

〔註7〕 《浙江大學學報》第五期，2003年，頁70～74。

〔註7〕 傅正谷《中國夢文化》（天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453。

醒來僅記其大意而足成之詩，情況較為少見，但並非為紀夢詩，亦納入本文研究範圍，如孫應時〈十一月二十六夜夢與范石湖各賦梅花六言覺僅記其大意足成二絕〉。

至於，如何界定何者為夢中作詩，即審視詩題或詩序，如刁衍（945～1013）〈夢中詩〉、謝濤（961～1034）〈夢中作〉、楊備（仁宗天聖中知長溪縣）〈為長溪令夢中作〉、張方平（1007～1091）〈夢中吟〉乃為詩作全成於夢中之夢中作詩。王禹偁（954～1001）〈淳化二年八月晦日夜夢于上前賦詩既寤唯省一句云九日山州見菊花間一日有商於貳車之命實以十月三日到郡重陽已過殘菊尚多意夢已微矣今忽然一歲又逼登高追續前詩句因成四韵〉、梅堯臣（1002～1060）〈丙戌五月晝寢夢亡妻謝氏同在江上早行忽逢岸次大山遂往遊陟予賦百餘言述所覩物狀及寤尚記句有共登雲母山不得同宮處倣像夢中意續以成篇〉、李觀（1009～1059）〈春社詞 寶元二年，嘗夢大雨震所居室，驚而仆地。既已，有一人甚長大，紫衣而冠，意謂雷之神也。呼觀使前，授之題曰《春社詞》。觀懼栗栗，援筆得八句與之。及覺，尚記其首三句，頗怪麗。今七年矣，值暇日以五句足之。〉、晁說之（1059～1129）〈洛川驛中夢與一故人作詩十餘韵既覺惟記其兩句南山絡條華四顧吃所哀因識之〉等，乃為詩作全成於夢中，但夢覺後只記得部分，據以續成。蘇軾（1037～1101）〈行瓊儋間肩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蘇轍（1039～1112）〈夢中咏醉人 四月十日夢得篇首四句，起而足之。〉、許景衡（1072～1128）〈乙巳八月二十九日宿內府夢過村落循溪而行問路旁人家此云何曰士村也涉溪入山崦謂同行曰此可賦詩因得鳩燕二句既覺足之以爲異日之觀〉、李綱（1083～1140）〈足成夢中 五月十六日夜，夢中得兩句云：「誰信曹谿一滴水，流歸法海作全潮。」既覺，因足成一絕。〉、鄭剛中（1088～1154）〈十月初夢寄良嗣詩三句云相思一載餘身隨雲共遠夢與汝同居覺而足之〉等，乃為夢中僅作部分詩作，醒後再續全，都是本文引證解析的對象，皆在夢中作詩的範圍內。

而紀錄夢境內容的詩歌——紀夢詩，按劉奇慧《陸游紀夢詩研究》中之定義，乃是「詩人在睡眠狀態中做夢，意識活動且有知覺，待夢醒後，回憶夢境的經歷，把它化為詩歌文字的形式，記錄下來，或加以抒發自己的感想，即成為紀夢詩。……紀夢詩是詩人把夢境加工後呈現的文學作品，是對夢的回憶與詮釋。」〔註8〕可知紀夢詩乃是詩人醒後以詩歌記錄夢境，而並不是在夢中作詩，因此，本文並未將紀夢詩納入研究範圍。

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對文本進行檢索、整理與汰選歸類等，做為專題研究的準備工作，刪選出《全宋詩》中的夢中作詩。其次，解讀詩作後，予以適當歸類，進而擬定議題。最後，選擇最具代表性的詩作為例證，以利精準而平允的析論。在此，對論文的引詩例證作一說明，各章中的引詩，因有不同用途功能，會有重複出現的情形，以省翻檢之勞。如蘇軾（1037～1101）〈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之十〉引用於第二章時空探索，主要討論蘇軾作夢時間是在秋季，蘇軾夢見最能代表秋季的菊花，夢中的菊花帶著日間記憶的殘餘，不但與作夢時間連結，更往前延伸，延續著中國悲秋的抒情基調。引用於第三章人物探索時，主要討論本首夢中作詩屬夢中他人作詩，夢中作詩的主體並非蘇軾，而是蘇轍，蘇軾夢中藉弟弟之手作詩。而引用於第四章事件探索，則是分析蘇軾因日間欲和詩弟弟，而夜夢弟弟持詩而來，蘇軾日間的和詩欲望，應可視為本首夢中作詩的契機。另如歐陽澈（1097～1127）〈宣和四祀季冬夢與人環坐傑閣烹茶飲於左右堆阿堵物茶罷共讀詩集意謂先賢所述首篇題云永叔誦徹三闋遽然而覺特記一句云東野龍鍾衣綠歸議者謂非吉兆因即東野遺事反其旨而足之為四絕句云〉引用於第三章人物探索時，主要討論夢中得句「東野龍鍾衣綠歸」所指涉唐人孟郊以龍鍾高齡，卻仍居衣綠小官的坎坷際遇。而引用於第四章事件探索，以指出或因茶具有醒腦特性，夢境中乃以

〔註8〕 劉奇慧《陸游紀夢詩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7。

飲茶作為文士間作詩贈答的楔子。又如釋文珦（1210～？）〈春夜夢遊溪上如世傳桃源與梵僧仙子遇具蟠桃丹液靈芝胡麻於雲窗霧閣間請賦古詩頗有思致覺而恍然猶能記憶五句云灘峻舟行遲亂峰青虬蟠一瀑素霓吼靈桃粲丹朱仙飯雜芝糗遂追述夢事足成一十七韻〉引用於第二章時空探索時，主在析論釋文珦以其佛教徒身分，卻在夢中造訪具道教意味的桃源。而引用於第四章事件探索時，著重探討夢中老僧所提供的飲食。本文部分引文雖為同一首詩，運用於各章，討論卻是不同。

然後於下節由釋夢談起，將中國的夢文化作簡要爬梳，繼而將檢索所得共二百一十六首夢中作詩，依時代畫分為北宋、南宋兩宋二階段，並製成表格，以利參照。再將刪選出的宋人夢中作詩彙編附錄於後，以利翻檢。冀先以外緣背景條件的研究，掌握宋人夢中作詩時代分布的概況，觀察整個大環境的變遷，對詩人夢中作詩之數量與內容有無影響。第二、三、四章做全面整體性的剖析研究，正式進入內部核心的探討，從宋人夢中作詩的情境，依時空、人物、事件三大面向，逐步論述。

其間嘗試廣泛地運用社會學、審美心理學、人類文化學等方法。首先，社會學乃是「社會學是一門研究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社會科學，它試圖瞭解與分析人與團體、社會組織以及社會體系之相互關係，因此，社會學的範疇廣及家庭、政治、經濟、宗教、社區等之靜態與動態層次。」^{〔註9〕}而詩歌創作除抒發一己情懷，也會反映時代風尚與人文思想，傳達社會現象，亦可經由具備社會外緣背景知識，達到深入解讀詩歌的目的。審美心理學原本是「作為基礎美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從其研究的對象來看，含有哲學、社會學問題，但主要是個心理學問題，作為獨立發展的學科，兼有美學和心理學雙重因素。」^{〔註10〕}詩歌創作亦可視為一種審美、創造美的心理活動，楊曉攷云：

〔註9〕 蔡文輝《社會學》（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頁1。

〔註10〕 楊恩寰《審美心理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3年），頁20。

「客觀生活並不會自動進入作品中，生活的點滴必須經過詩人心理結構這個中介環節的作用，才可能昇華為詩，這種心理結構運轉的過程，正是一種審美的感受、體驗或創造。」〔註 11〕藉此觀察詩人夢中作詩和醒後續成詩句間審美心理之異同，將於各章討論。又如第四章第二節藝術生活，有題畫、題壁、和詩、弈棋等，不僅是個人審美的感受、體驗或創造，與人類文化學亦有交涉。所謂人類文化學乃指「社群規則性一再發生的活動，即組織性的知識體系、信仰體系，一個民族藉著這種體系來建構他們的知識和知覺，規約他們的行為，決定他們的選擇。」〔註 12〕文人在夢中賞畫、品茗、宴遊、酬酢的日常活動之餘，留下許多詩歌吟詠的記錄，與當時社會風氣、文化思想有所呼應。

除此之外，將審慎地運用心理學、夢的辭典和西方對夢的解析，試著藉由從生理和心理兩方面解析夢，進而解讀夢中作詩。本文將引用現今科學技術對睡眠與夢所能了解的部分，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而夢的辭典，主要參考詹姆斯·劉易士（James R. Lewis）《夢的百科全書》，〔註 13〕全書收錄不同文化與相異歷史時代的夢的觀點，涵蓋七百個夢的象徵。至於西方對夢的解析，主要參考安東尼·史蒂芬斯（Anthony Stevens）《大夢兩千天》，〔註 14〕本書從夢的研究歷史，從考古學家發掘，約為公元前三千年前，刻在泥字板上的夢境記錄講起。並介紹西方夢文化的研究，是發軔於公元二世紀，羅馬占卜者阿堤米多羅（Artemidorus）為收集他的著作《夢的解析》所需的材料而旅行各地，成為有系統研究夢的第一人。阿堤米多羅可說是弗洛伊德

〔註 11〕楊曉政《唐代文人尋訪詩研究》（新竹：玄奘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年），頁 21。

〔註 12〕見基辛（Keesing, R.）撰，于嘉雲、張恭啓譯《當代人類文化學》（臺北：巨流出版社，1980 年），頁 202。

〔註 13〕詹姆斯·劉易士（James R. Lewis）撰，王宜燕、戴育賢譯《夢的百科全書》（臺北：五南書局，1999 年）。

〔註 14〕安東尼·史蒂芬斯（Anthony Stevens）撰，薛絢譯《大夢兩千天》（臺北：立緒文化，2006 年）。